

陳立夫講

4
運動之理論基礎

時事月報社印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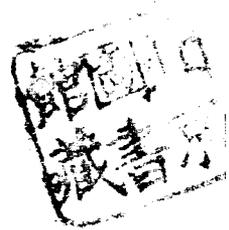
B

月六廿三
社報月事時

新生活運動之理論基礎 目錄

- (一) 緒言——理論認識之重要
- (二) 生存要素之二態——物質與精神
- (三) 性的真義——生存進化之本能
- (四) 成己與成物——欲與情
- (五) 性的善惡——體無善惡用決定其善惡
- (六) 教育法律政治宗教與性之調整
- (七) 儒道釋三家對於性所取之態度
- (八) 中山先生對於性所有之昭示
- (九) 新生活運動與民族性之恢復

新生活運動之理論基礎 目錄



(十) 禮義廉恥之科學的解析

(十一) 智識份子應多負責任

(十二) 自信力組織力生產力爲民族自衛力之先提

(十三) 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

新生活運動之理論基礎

陳立夫



新生活運動自蔣委員長在南昌倡導以來，各地風起雲湧，紛紛響應。因大家處此阡危，民族如此頹喪，苟再無新的生活方式，來產生新的力量，以推動一切，決無法渡過當前之難關。故一聆有此運動之提倡，無論盡知與否，均開風興起，毫不猶豫。

惟是此次運動再不能重蹈以前諸項運動之覆轍，——憑一時之衝動，開會演說，鑼鼓喧天；而實際行動，迄少表現；及至事過境遷，便爾風消雨息；有其始者鮮其終，形諸外者虛於內，言念及茲，痛心何似！

○……………○ 人何由生？民族國家何由存？其理胥一，即須具備生之條件。而此
物質精神……………○ 條件所表見於我人者，曰：精神，曰：物質。潛能 (Potential energy)
生之原素……………○ 超過動能 (Kinetic energy) 因而有體爲我所見者，名之曰：物質；動

能超過潛能，僅有力之勢爲我所覺者，名之曰：精神。推究其原，則皆出於一者也。完善之生之體，既有適當之物質，復有充實之精神，以是生氣盎然，生機勃發，生命邁進。較次

者，則二者之中，或精神較差而物質豐富，或物質較欠而精神有加，正如學校，或款產甚富，而教職員較差；或教職員皆能刻苦耐勞，而經費稍嫌不足，皆可勉強進行。至若精神物質，兩者俱缺，則唯有趨於滅亡之途矣，理固然也。

我人試看：今日之中國，物質條件何似？據海關報告進口貨物之統計，至可驚人！就衣言，洋布已衝進鄉間小店；就食言，每年一萬幾千萬元米麥，由外國運來；就住言，建築原料如洋松五金玻璃，均為歐美各國之出品；就行言，汽車載貨車乃至黃包車材料，亦製自外廠；就育言，學校用品研究資料，自己都付缺如；就樂言，大批電影與樂器，都由外國販來；就衛言，一切武器幾均仰給於人。總此七者以觀，是不僅物質之創造較欠而已，直與人懸殊霄壤也！

復看精神之條件如何？此種名詞恐已為一般青年所不屑談、所鄙棄！所謂精神之條件者，即本黨總理所稱之民族固有之德、性、智、能、是也。何為德？須先明道之意義。道者，人類共生共存之最高原則；即自然之天則；而德者，則依據此共生共存原則之一切應用，即人生之性行；故人類共生共存之原則與應用，即道德二字之定義也。由此可知祇顧自己生

存，不顧他人生存，私而忘公者，不合乎道德；公私兼顧，道德之始；公而忘私，道德之極也。道爲抽象之範疇，德爲具體之運用，故道不可見，而德可見，正如龜不可見，而運用電力以成之電燈，電話，其光可見，其聲可聞。故老子曰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

所謂性，卽人類生存之本能也。古云：「生之謂性，」王陽明所謂「良知良能。」蓋必先有基本之性能，始能求得一切之智識能力，陽明所謂「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」事物之理愈明則良知亦愈進。性猶如斧斤，斧斤可以斫木成器；而器成之後，亦可以利斧斤益斧斤也。以言今日我國人民之德性，則禮義廉恥，忠孝仁愛等等美德，早已蕩焉無存；以言智能，則古昔種種偉大之發明與造就，今均戛然絕響。是物質之條件既多未充，而精神之條件，又復蕩喪；如此國家，如此民族，苟不改革，尙有何望！

如何乃能創造衣食住行育樂衛之一切需要，人力爲之也；如何乃能使人人用其力以爲人，共生共存之信念——道德——趨使之也；一切有用之智能使成之也；而生存本能之維持、擴展與應用——性——，則尤爲其基本的先決條件也。故欲求物質條件之解決，須先使精神條件之完成。而欲明精神條件之內涵，尤不能不先明此最關基本之性字之詳細意義。茲特不

體繁絮，以說明性之內容。再由人性之認識，而後言民族性之恢復，道德智能之運用。以明新生活運動之目的，無非求明性、克己、復禮、爲仁四者之成功，以挽救國家民族之危機而已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
性之真義，吾先民原已言之甚詳；惜乎近年以來，因有若干下流作

……性之真義
……與內涵……

家，做了不少描寫色欲的文章，而標題爲性，遂致此純潔偉大之性，被投入於混濁之泥沼中。以致一般青年隨着性之誤解而共向死路奔跑，造

成祇爲自己，祇顧目前之人欲橫流之險象。古人所謂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，」不啻爲今日道也！須知真理之存亡，國家存亡之預兆也；欲救國家，須先救回真理。正名之工作，洵屬不可再緩。

性者生存之本能也，人類及其他生物皆具備有生存之本能，而人之本能特高。蓋宇宙萬物對其生命，莫不有維持與延續之本能；而人類則更思藉以進化。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？」又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爲知義也。」所以人類決不僅在現生命線上踟躕，決不以現階段爲滿足，而是乘着生命之烈火，勇往邁「進」，燃燒着生命的烈火，從

內在的靈感中，流露出偉大的動力——誠，推動生活的輪軸，向高級的繁華的世界而疾馳。從此，安置在旅程中一個短促的生命，完全變成一顆有意義的花朵，更進而發揚其生命，廣大其生命。所謂「己立立人；己達達人。」換言之，即爲「化」人。

「化」者包含「感化」與「變化」。「感化」爲對人說者。「變化」爲對事物說者。即以我人一切智能道德人格，同化整個的環境，使悉趨向於善。例如我有優越之能力，與高尚之人格，須使多數人因爲我之服務成績與人格表現，接受我之幫助或影響，而起向善的變化，（包括精神與物質），不獨使我人自己能得幸福與快樂，同時亦使多數人得有幸福與快樂。所以「化」是包括貢獻能力與智識以「作新民，」而「止於至善」的意思。反之亦然，即所謂「見賢思齊」也。古人所謂「成己」「成物」，即對己對物之「善化」。

根據右述，可知人類生，存，進，化四個步驟，是一步接一步，一步擴大一步，不能紊亂。爲使諸位明白計，簡單排列如下：

生……………生命之維持（現實之存）

存……………生命之延續（長期之生）

進……………生命之光大（有意義之生存）

化……………生命之廣大（有聯繫之生存）

此四種智能，爲人人所固有，惟其量不能齊同。因人得之於先天者少，得之於後天者多。爲生之追求，而所遇之環境不同，外界之攝力不等。故具有此四種智能之人類，其發展之結果即不能完全一致。而每人用此以應付環境之總型態，即爲「個性」。故個性者，人人不同者也。

維持生命之本能，簡言之爲「食」——求食；延續生命之本能，簡言之爲「色」——求偶，而光大生命，廣大生命之本能則爲「義」——求仁。故人類原始之生活，可以說：「食、色、性也。」而進化之人類，則必須說：「食、色、義、性也。」

○……………成己爲欲
○……………成物爲情

本能既明，即可更進而分析所應用之方向與效果。人在生活之範疇中，生存知能之應用，總離不了兩個規律：（一）知能用之以維持本身之生存；（二）知能用之以幫助他人之生存。自身感覺不足以生存與進化，

而需求於物質精神兩方面之補足，即爲「欲」。此種例子甚多，如口腹，在飢餓時，牠異常需

要食物來補充；更進一步，需要甜酸苦辣種種化合，以滿足其味觀。耳亦然，牠不斷需要聽聲音，而在疲倦時，更需悠揚的音樂，與婉轉的歌聲，以滿足其聽覺。眼亦復如此，不斷地需要觀色，而在色之中，更需燦爛繽紛，五彩相間的善色，以滿足其視觀。此種人身上之器官，非僅隨時需要外物來作補充；更蘊蓄著「取其精華，棄其糟粕」之作用。如腦，對於有價值之事理，則記憶甚堅；無價值者，即隨聽隨忘。至於胃，一面吸收食物中之營養料，一面排出其渣滓。在此種種例證中，我人可知，人類要求生存，一面須不斷地增加細胞之數量，以求長大；一面須不斷地做刺激細胞，新陳代謝之工作，以求不即衰老。形體如此，智識亦如此。因為一切外物都有一種力量，能使我人實得增補與刺激，使我們能生能長，由不動而至於動。故外來之補充與刺激，是使吾人發生動力之因；食與色乃補充與刺激之兩大作用。故曰：「飲食、男女、人之大欲存焉。」而求食求偶之本能均為性，是即明示自身所缺乏，非得外來之補充與刺激不成者也。此種適度之為生存而求補充與刺激之行爲，即古人所謂「成己」。而此一部分智能用之於成己者謂之「欲」。

故「欲」——本身之行政經費，為消耗者，以全數來言，其數值應為「負」（——）者，

但非即「惡」者。如爲欲望之過度企求，因而所補充者超過其應補充之數量，即爲「淫」。「淫」在英文名爲 *Over* 恰與我國所取有同一之意義。夏季之雨，常降過多，謂之「霖雨」。「好色過度之人，謂之「淫蕩者」。皆此意也。故「欲」在適度時非惡，而「淫欲」方爲惡。

其次，我人本身所有之智能，不但是夠自己用以生存和進化，並且可將有餘之部份貢獻於人類社會，此謂之「情」。情爲對外發展者。如果一個人絲毫不肯以自己多餘的部份來幫助人家，我人就稱之爲「無情者」。又如我人以金錢分助窮人，謂之同情。物質如此，精神亦如此。譬如氣力或智力大者來幫助氣力或智力小者亦爲同情。無論其爲物質或精神，以之貢獻於人，必先求其本身之真有。故俞正燮曰：「情者事之實也。」不真有，即無所謂情，而稱之爲「僞」。情與僞爲絕對相反者。情之質即孟子所謂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四端。情的用就是喜、怒、哀、樂等等。所以情是以智能對外物作補充與刺激，使之生存與進化。此種行爲，即古人所謂「成物」。而此一部份智能用之於成物者謂之「情」。所謂性情之好壞，不過指其待人接物時能供獻於外者有多少分而已。

所以「情」——對外的事業經費，爲生產者。以全數來說，其數值是正（+），自然不是惡

。不過濫用了也就不好，即俗稱爲「溺」情。溺於情淫於欲，都是智能之浪費。當然失其性之正用。由此，我人得一簡括的論斷：即智能用之於持續本身的生命，而由外向內適度底補不足，謂之欲；智能用之於光大人類的生命，而由內向外適度底補不足，謂之情。換言之：成己之情即是欲；成物之欲即是情。

以圖表之如次：



性之意義明白以後，我們可以用公式來說明其內容與關係如下：

(甲) 性 = 生存進化的本能之全部

= 成己的部份智能 + 成物的部份智能

= 智能用之於持續本人之生命 (行政費) + 智能用之於光大人

類之生命 (事業費)

— 欲(私) + 情(公)

○……………○ 性善性惡
 ○……………○ 之總解決

○……………○ 依以上公式，吾人可知性之值在某種時間與空間，無不有其定數。所以欲與情之總和亦有定數。(愛 + 惡 = 0)。欲之值愈大，則情之值必受影響而減低；反之亦然。所以極自私自利的人，必是無情無義者；重情重

義的，必是自奉儉約者。故若無適度之欲，即無真情可見。換言之，凡真情未泯的人，必無過度之欲。故……

(乙) 適度之欲 + 真情 = 天性(性得乎正比)

但是情與欲，常時不能得到正比，不是過即是不及。茲分析之如次：

(一) (+)

(丙) (1) 欲 < 情，性 = +X…………誠之進…………善

(2) 欲 = 情，性 = +0…………誠之始…………庸

(3) 欲 > 情，性 = -X…………不誠…………惡

此公式明白的告訴我人：(1) 情過於欲的人，他的智能貢獻於人類社會為大衆謀利益者較多；用之為己而取之於人的供養較少。(2) 情與欲相等的人，一面能幫助人家，一面自己

適當的要求。(3)欲過於情的人，一定是求過於供，自私自利，不肯爲多數人盡力。所以第一種人的生存，社會得其利益，當然是善人。第二種人的生存，社會無損無益，當然是無善無惡的庸人。第三種人的生存，社會要供養他而蒙了損害，當然是惡人。從此數點，我人得到了下列的結論：性的本身，無所謂善惡。其內容「欲」與「情」之比例，乃決定性之善惡。情過於欲則善；欲過於情則惡；情欲相等則庸。

第一種人是孟子所見到者，第二種人是楊子所見到者，第三種人是荀子所見到者。所以孟子說性善，荀子說性惡，楊子則說性無善惡。其實性之體無善惡，性之用有善惡。正猶資本本身有何善惡，用之於爲少數人謀利潤(私)則成爲資本主義，就是惡。用之於爲社會謀福利(公)，則成爲民生主義，就是善。數千年來性善性惡的爭辯，本此，當可得一科學的解答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性 與 教

人當孩童之時，其「性」無若何善惡之分界。因爲那時他的欲尙未超過他應該需要的成分，真情常在，天性可見，正如公式(乙)之所示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 所以說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到了後來，習受環境的攝力支配和陶冶，不期然而然有爲己的地方，亦有幫助他人的部分，情欲之比例不時消長，遂漸漸分向善惡

的兩方面走。所以說：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。譬如一個人的能力，只能幫助五人，而他的消費量反需要十人能力之多，無疑的他是惡人。因為因他的生存，整個社會損失了五人之力；他死了或許好些，當然是該死的。如果這一個民族中包含的份子，大多數是第三種人，欲大情小，只有十八世紀的生產力，而有二十世紀的消費力，則此民族中有多數該死的人，這是性惡的民族，無法生存於世界，是無疑的。故性之善惡，全賴乎情欲比例之適度。而欲達到此適度之比例，有賴教育之功。故由誠之始以達誠之終，以明做人之真義，是人類應有的自然進化過程，所以說：「自誠明謂之性」。然而外力之大，遠超過於人類自主之力，「欲」之增長不已，驅性使向於惡——不誠，故必教之以使達於明。因明而得動力——誠，所以說：「自明誠謂之教」。因為性之質，是先天的產物；而性之用，乃後天所形成。視其情與欲的數值相比的程度，判然分明其為善與惡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 教育與性
 ○……………○

基於上述之結果，我可以進一步討論到教育與性的關係。有的主張教育就是發展個性。所謂發展個性者，乃指依其智能之特長處求得最經濟最迅速之發展，以使情與欲成為適度之比例而已。並非謂欲依個人

欲望之奢，而導之發展成爲性惡之人。是以教育的目的，在使我們明白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相互關係，及宇宙間一切真理，因而增長對人類的同情，減少個人過分的欲望，使欲與情成正當的比例；至少使二者相等。如果能使情比欲大，那是更好。因爲多數人民能夠使二者相等，人類社會依然無利益獲得，至多不過到收支相抵。所以知識份子的責任，一定要做到智能出超，然後有創造可言。例如顏回「克己復禮爲仁」，「聞一知十」，而於己則：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他便是情過於欲的人，所以自奉簡薄到如此。

人類對社會是要不斷地創造的。創造的條件對人是要熱情，對己是要寡欲。凡是受過高等教育者，應該是負着創造物質以滿足一般人適度之欲望的使命。如何可以創造？即要增進對真理的認識，與發展對人類的同情，減低不適當的欲望。教育也即是依上述的原則，而包括下列兩大目的：

(1) 闡明服務的人生觀，從愛己的情緒之推廣，發展對人類的同情心。

(2) 減低自己不正當的欲望，服膺創造的社會觀，使社會增加物

質和精神，以之滿足一般人適度的欲望。

教育就是從知識灌輸中，逐漸引導青年發展此兩項目的，使情能超過欲，或至少能等於欲，使人人用其生命潛能以達最大的效率。換言之：情愈大效率愈大；效率愈大，則成功愈大

(丁) 性—欲 = 情 = 生命的效率

性 欲 情 生命的效率

○……………○
……教育政治法
……律宗教與性
……之調 整……

然而教育是無強制能力的，教育的功能是以知——真理——來指導
人爲善；以禮——標準——來訓練人爲善；以樂——刺激——來鼓勵人
爲善。使由明而生動力，故曰：「自明誠謂之教」。因爲教育無法限制

人爲惡，於是便以法律來補充之。司馬遷史記自序說：「禮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後。法之所爲用者，易見；而禮之所謂禁者，難知」。此即說明教育與法律相輔而行的道理。前者是王道的，後者是霸道的。法律的目的，是使權利與義務得着明白的規定和保障。權利即是欲，義務即是情，法律是用威力——刑罰——來制裁欲過於情的人。他希望從制裁的方法得到「懲一儆百」的效果，故其功效在保障。

而政治既爲管理衆人之事，當然將一切性善性惡的人共同管理之。其本身機關，則集中少數情過於欲的人，——能者，用其所能爲人服務。以壯年者所餘的智能補老年幼年及天生不全的人（生存智能不足者）之不足，而使之平。其目的在使老有所終，（衰失待補），壯有所用，（取其有餘而用之），幼有所長，（不足待補），鰥寡孤獨者有所養，（不足待補）。亦即使達到欲與情之比例的總平均，故其功效在調劑。

茲依上述之分析，條列教育法律與政治之區分如下：

- 一、教育是啓導情與欲，使之成適當的比例；
- 二、法律是強制情與欲，使之成適當的比例；
- 三、政治是調劑情與欲，使之成適當的比例。

所以教育家的立場，必須站在性善的方面；否則既承認人不能爲善，則又何必去教。法律家的立場，一定站在性惡的方面；否則一切罪惡都可原諒，不必處分矣。政治家的立場，必須站在調度善惡的立場；用獎善懲惡的態度，採尊賢使能的方法，使達「不教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斧鉞」的目的。用其所「能」以補「不能」，而達調劑之功能。故有「笑面孔

「的教育，「怕面孔」的法律，加上一打不平的面孔」的政治，人性之全體大用，自然有了辦法。若再加以替人類佈置生命前程，打破時間空間和現實觀念的宗教家，人性的善惡自然得以調整。歷史遺留下來的先天獸性（淫欲），自然因宇宙真理和自然法則的擴大認識，和後天的環境與教育方法的改善，而日漸減少，而對人類的熱情日益發展，是必然的途徑。

我要打破此種使人為惡的環境，須先使人認識各個人自己具備的知能，使之用得其當，不涇不濁，各得其度。從盡己之性以達盡人之性；從盡人之性以達盡物之性；從盡物之性以達贊天地之化育。宇宙的真理既明，民族的精神才能發揚光大。這並不是一件難事，只要我們一般智識份子，能夠發揮其創造力，發揚其同情心，減少自己生活上不應該有的欲念，站在廣大的民衆前面，在創造新國家的自信下，腳踏實地底努力去服務，人民亦自必追隨着我人來努力。

諸位要知道：如果教育無辦法，愈受教育，愈使欲大於情為可能，知識份子人人求過於供，勢必以一般知識較低的人為芻狗，來作他的滿足欲望的工具，則罪犯滿國中，執法者均為犯法之人。及至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義，小人犯刑，」法律

亦無從顯示制裁的能力，政治亦失其調劑之功能，「國之所存者幸焉！」所以古人說：「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」又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這都是說明教育，法律，與政治對於性的善惡之調整，有其相互間之關係。

心猶田也，性猶植物也。有五穀生，亦有莠草生，猶性可善可不善也。教育猶宜於五穀之肥料與耕具也；法律猶殺蟲藥料與鋤草器具也；政治猶農夫也。田有肥瘠，猶人之智能之有大小也；瘠田而力耕之，亦可得有相當之收穫，此古人所謂：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；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，」者是也。亦即指教育對性之調整之有重要權威也。

心為體之總機關，性為用之總樞紐。故儒家主張正心率性，道家主張持心適性，釋家主張明心見性，都看到心與性的弱點而發現了解決心與性的方法。各家的方法雖有不同，而其根本要點終不外乎對己力求寡欲，對人力增同情之兩義。惜乎都偏重於做人的方法之改善，忽略了創造物的技能之增進，終至成了大貧小貧之中國的今日，存亡之權操之於外人之手，

可恥可歎！

○……………○
智能愈高……………
責任愈大……………
○……………○

「智能較高能能力較強的人，對於人類之責任愈大」，此為中山先生所發明之宇宙進化真理，亦即中國起死回生之良藥。我們應如何盡我們應盡的救死責任，當然先要把工具——智識——取得，再定工作的方向。

所謂工作方向者，就是普通所稱為志氣。孟子說：「士尙志」，又說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唯士為能」。「士」的恆「心」，即志字造字之原意也。至於一般民衆則不然。「無恆產者無恆心；苟無恆心，放僻邪侈，無不為矣。」即是說：受過教育的人，他是有志氣成物的；雖於任何困難情形之下，不墮其志氣，不為物「欲」所誘，而做出不近人「情」之事，始終保持其情大於欲之比例，所謂「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」。一般無機會受教育的民衆，他便不能如此，缺乏創造物質的能力，恆為環境所支配，而不能支配環境。生活的窮困，都是能使他們的性轉向為惡。所以要使他們為善，唯有從創造物質上去用工夫，以滿足衣食住行育樂之所需，所謂「倉廩實而後知禮義，衣食足而後知榮辱」也。

缺少智識的民衆，何以與智識份子不同？此係對宇宙真理認識之不齊，精神生活之追求

各異，情與欲的調劑能力，自然亦隨之有大小了。假使在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」的時候，我們既沒有教育的力量，使情大於欲的人數量增多，以創造物質來爲一般人解決仰事俯畜的問題；政治又失其調劑的功能，則人皆何樂有此教育？又何貴乎有此政治？在此情形之下，單靠法律有何用處？學校是造成性惡者的場所，政府又爲性惡者所支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安能望其不「播其惡於衆」耶。如教育與政治均能向一般民衆「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」的目的而努力，則法律專對少數性惡者來施，其制裁力自然增加了。在今日，一般智識份子應該具有熱情爲人民造產，以滿足一般人適度的欲，而減少自己不正當的欲望，從生活的實踐上努力爲大衆謀幸福，造成犧牲個人利益，共向自然界奮鬥，造成爲人類服務的風尚，然後中國可得挽救。此新生活運動之所以重要；而此種運動之重心，必賴智識份子之首先起而主張，互勉而力行之也。

受過高等教育而明瞭主義者，當然負有知與行雙重的任務。如果是專談黨務，而忘却教育意義的重大性，不從生活的革新而努力，則受高等教育者，多數爲犯罪之人，國家成爲一大監獄。在監獄中談法律，法何所施？在監獄中談政治，所治何政？在大家犯法情形之下，

我們不能不仰賴教育的力量，使一般智識份子的欲務須低過於情；使大多數的人民，欲與情成正當的比例；然後整個國家對國民智能之總結賬，不但收支相抵，尚有盈餘。智能（性）有盈餘（十）的國民性是善的。因為國與國之間也正與人與人間一般，整個國家的總平均是情過于欲，即那個國家能為世界人類有所貢獻。智識份子的責任，就是要如何培養潛能來推動這種雙重使命的工作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民族性之
……善惡與存亡……○

要這種工作的推動，先要各個人都明白了性的究竟，然後可以發展各個人的「性」，使成善的比例。至少亦須消極方面，使欲不超過於情。而積極方面，使情超過於欲。人人有了成己的欲，與成物的情，國家就有了偉大的潛能，也就是有了善的國民性；民族亦有了善的民族性。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，就是各個國民或人民的性之累積，也可說是性的總和。總和數值的正（十），負（一），即可定其民族性的善惡，或民族潛能的盈虧。而此善惡的判別，仍有賴於諸位澈底明瞭性的究竟。新生活運動的內容，亦無非在個人的行為方面，力求情的數值之發展；智識的增進，淫欲的減除，使欲隨時隨地不超過情。故個人享受主張整齊樸實，對人主張努力勞動生產，

以表現情過於欲的事實。切勿逗留在十八世紀的生產力與二十世紀的消費力的十字街頭，使中國弄到萬劫不復的境地！中國一般青年的大毛病在此，救國的途徑亦在此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苟日新日日
……新又日新……
○……………○

昔人云：「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。」卽民德，民氣，示國家民族新生命進展之象也。革命以還，軍事之發展甚速，而政治與社會均不能同趨前進者，良以經極度革命破壞以後，社會道德與國民教育，根本動搖；革新者僅有政治之制度，而行使制度之人，以及被治理之民衆，其思想與行爲，固未嘗有一度之根本革新。政治者既爲管理衆人之事，衆人皆舊，管理者不能獨自新也。故必有新的政治，始易於建設新的社會；尤必有新的社會，始易於策動新的政治。政治與社會之進步，實互爲因果，相生相成。我國古代政治家，必先以「作新民」爲務，蓋卽坐困於是。國之老少，不足以決其興衰；民之新舊，實足以徵其存亡。故曰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。商湯之治，其精神爲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承其後者，能保持勿替，故生命長存，文化蔚盛，惟周有之，惟周享之也。

立國於世，欲求民族之復興，須先求文化之復興。文化者，以過去言，爲民族應付環境

而得生存進化之總成績。以現在言，則爲民族適應時間空間（環境）而能生存進化之知能。以將來言，則爲創造民族未來生命之種種準備也。民族者，人類之集體也。若構成此民族之各個體，其生活型態，均能適合於現代環境，且具有集體之共生共存的條件，則此民族未有不能生存者。是以治國者，必先以齊家修身爲務，蓋亦知夫本末先後之道矣。齊家者，即整齊之集團生活，以紀律爲重，故貴乎知禮。修身者，即健全之個人生活，以互助爲先，故重在好義。古今文字之表現，雖有不同，其道則無二致。故新生活運動之目標，即爲造成個人與集團之標準生活，以適應國家民族急迫之需要，以期挽救目前之危機。而此種運動之以禮義爲其積極條件，以廉恥爲其消極條件者，其故殆亦端在於是矣。

此種新生活運動，自蔣委員長在贛倡導以後，全國人士咸認爲目前救國建國最有效之社會革新運動，莫不願努力以赴。良以此種觀念，蘊蓄於一般人心中，爲日已久，咸感於目前之社會現象，從任何方面觀察，均不能啓示吾人以光明之前途。民族過去之光榮史績，既爲一般妄自菲薄者所摧毀無遺，不足以作前進之推力；而渺茫黑暗之前途，又不足以作前進之誘力，以推力誘力之兩失，民族遂自失其生存之自信力，徘徊不進。生動之象，于焉汨沒。

民族生命之持續，乃亟亟不可終日。而個人生活型態，弱者概自陷於萎靡、衰頹、苟且、墮落之方式。其強者則又自陷於暴戾、恣睢、驕奢、淫佚之方式。前者為苟延殘喘之心理現象；後者為損人利己之心理現象。集此種祇顧今日不顧明日，祇顧一己不顧他人之人民而成民族，則此民族之明日，又烏可得而期之耶！

社會之現象，足以影響一般人民之心理，已如上述。然而造成此種社會者，為此種人民。而改造此種社會環境者，亦仍有賴於此種人民之力也。被動與自動，為人類所須臾不可或離之二動象，祇知被動而忽略自動，是以人為物，唯物者之理論基礎也。祇知自動而忽略被動，是以心釋物，唯心論者之理論基礎也。有被動亦能自動，是唯生論者對宇宙真理之認識也，此新生活運動所以為社會革新運動，必先側重於自身之改造，再及於社會者，即基於此種理論與信仰也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力……………行
○……………○
與復性
○……………○
時至今日，不在空談；而在力行。知難行易的學理，給予我人不少的勇氣。只要我人了解人性的底蘊，知道善惡分野的根源，從硬幹、實幹、快幹而推進，恢復了民族固有的偉大的性能，並善自利用之，我國

何嘗無法挽救！中山先生告訴我人：「信仰卽生力量」。認識了生存進化的知能——性——之真理而力行之，整個國家的生、存進化智能恢復了他應有的數值，卽國家民族的性命復活

○……………○

禮義廉恥
與新生活

至於禮義廉恥何以爲新生活運動之中心，茲再分別說明之如次：

○……………○

道德者，人類共生共存之最高原則與應用也。欲求達共生共存之目的，不得不有互尊之態度，不得不有助人之行爲，不得不明應爲與不應

爲之分際，更不得不去除有害於人之行爲。以圖表明之：



是故禮者，人與人相處時一切視聽言動之合理態度；亦卽社會一切組織中共信共存之法則也。故以團體言，謂之紀律，以個人言，謂之禮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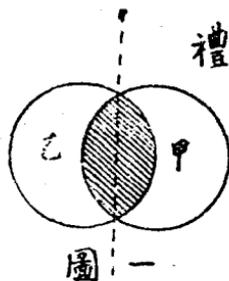
義者，人與人相處爲互助而生之一切合理行爲；故曰：「行而宜之謂義」，亦卽社會一切組織之團結力也。故以團體言，謂之組織之精神；以個人言，謂之做人之責任。

廉者，人與人相處遇事權而生之一切合理之分際，「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——取傷廉；」亦即社會一切組織之分工原理也。故以團體言，謂之合理的分工；以個人言，謂之安分守己。

恥者，人與人相處所應避免之一切損人利己之行爲；亦即破壞社會一切組織之力量也。故以團體言，謂之無公德；以個人言，謂之無私德。

如人人能明禮義，知廉恥，則積極的能愛人爲人，消極的能守己與不害人，均能成爲健全的國民。團體能如此，則組織的條件具備，關係分明，紀律嚴正，工作分清，惡事不爲。國家能如此，則立國之精神備矣。故曰：「禮義廉恥，國之四維。四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。」新生活運動之所以以禮義廉恥爲中心理論者，無非欲使人民情大於欲，——義；至少亦宜情等於欲——廉；減低欲大於情——恥；而對人以禮。同時使國家成爲富強而有堅固組織之國家。換言之，即欲恢復民族固有的道德性能，以挽救國家之危亡。故新生活運動者，社會革心之運動也；亦即救國復性之運動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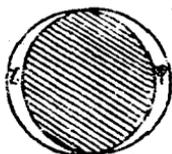
爲使一般人明瞭禮義廉恥爲組織之精神起見，以圖釋之如次：



圖一

(注)圖(一)遇有利益分配時，甲欲以其所有之一部讓諸乙，乙亦欲以其所有之一部讓諸甲，是謂之禮。凡言禮必有讓，故曰禮讓。遇大小，則以大者與人；遇多少，則以多者與人；遇先後則以先者與人；遇厚薄則以厚者與人；遇利害則以利者與人；遇佳劣，則以佳者與人。是禮也。

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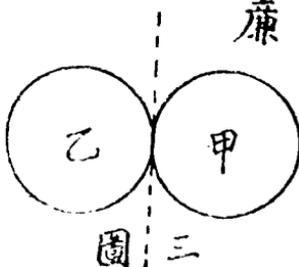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二

圖(二)遇利益不足時，甲欲以其所有傾給於乙，乙亦欲以其所有傾給於甲。甲之部分並無乙之份，甲願犧牲一己以爲乙。乙亦然。此之謂貢獻能力或物質於人，是義也。較禮尤爲積極。

圖(三)遇利益均沾時，甲守其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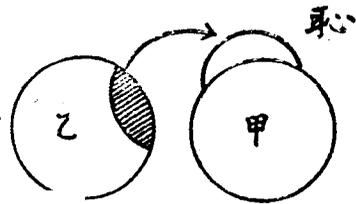
廉



圖三

有，不以一介與乙，亦不取一介於乙。乙亦然。互不侵犯，互不授與，明其分際，安其所分，是廉也。較禮爲消極。

圖(四)甲強取乙之利益以爲己，是損人之行爲也，恥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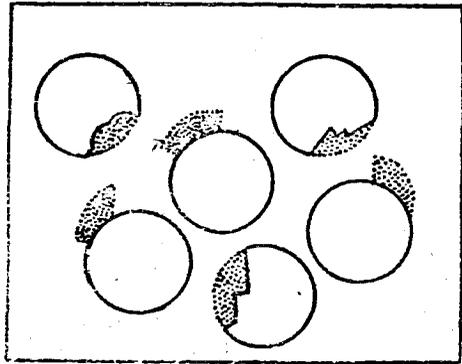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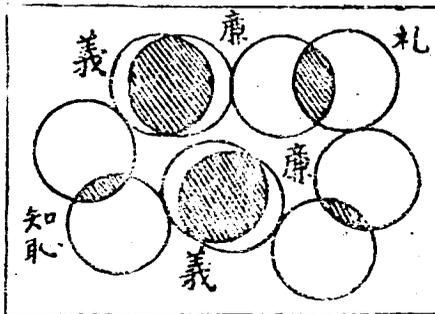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一個國家之

國民均無禮，無義，

不廉，不知恥，達於極點，損人利己之象充滿國中，頹唐貪戾盜賊淫欲，隨處可見，人與人間無情感，其結果一定如一盤散沙，毫無團結精神，稍受外力之壓迫，立見解體，正如圖五。



圖五



圖六

反之，一個國家，其國民均尚禮義，知廉恥，互助互成，相依為命，團結堅固，能禦外侮，四維既張，國乃復興，如圖六。

○……………○

知禮者不侮人，知義者必助人，知廉者不奪人，知恥者不損人。知

智識分子

者必能行，先知者尤宜以身爲天下先，故知識份子宜先自減低自私自利

多負責任

○……………○

之心，而充實愛人助人之念，行之於事，以觀其效。大處着眼，小處下

手，先從輕而易舉之整潔、簡樸、勤勞、健康、節約、集團之新生活方式，切實做去。先正己而后正人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循序漸進，以底於成。此新生活運動之所以必須先期之於智識份子之參加，教育界份子之以身作則，以爲社會倡導者也。

智識份子均尙禮矣，則社會之核心組織已先得其秩序之安定。均好義矣，則社會所必需之衣食住行育樂，自必有人爲之生產建設。均能廉矣，則人人必能安其居而樂其業。均明恥矣，則社會公共道德必建立其穩固之基礎。今我國之情形，非但未具備生存之物質條件，即固有之精神條件，亦喪失殆盡。生之營養不足，生之刺激不充，民族生命之持續，危在旦夕，苟不亟圖物質與心理之同時建設，其將何以爲生！然而物質之建設，人力爲之也。人力之貢獻，精神條件爲之先決也。智識份子者，具有大力之人也。苟能盡其全力以爲國，國之復興，可立而待焉。若夫一般智識貧乏之人民，則日夕期待吾人能力之貢獻，以圖生活之改進

己以自暴。此種妄自菲薄與妄自尊大之現象，均足以速國家之滅亡，不足以言自信也。自信者，於己則擇善而固執之，光大之，以貢獻於人羣；於人則見善而思齊之，接受之，以充實其自身。自新新人，己立立人，是生命向上進展之象也。信者，真也，有諸己之謂也。故必檢查過去以識其真，明瞭現在以見其真，創造將來以成其真。過去之一切，需要科學方法爲之整理；現在之一切，需要科學知識爲之說明；將來之一切，需要科學原理爲之先導。繼往開來之工作，是我學習科學者所應負其責任者也。

中華民族之特性爲至大、至剛、至中、至正。惟其大，故能容；惟其剛，故能久；惟其中，故能和；惟其正，故能公。中華民族之長存，實因其對於生之原理有偉大之發現。陰陽（物質與精神）配合，生之體也，止於中和；時位（時間與空間）配合，生之用也，止於中庸與中正。中和之目的在優生；中正之目的在廣生；中庸之目的在長生。陰陽時位之認識（易經），卽生之全體大用，無所不明。明其體用，而不能生，自賊者也！具有大剛中正諸性之民族而不能生存，是世界無民族可以生存矣！惜乎國內教育者多數不明乎此，不能以真理授諸青年，以光大固有之民族特性。其結果：「大」之流弊，入於苟且；「剛」之流弊，

入於虛矯；「中」之流弊，入於敷衍；「正」之流弊，入於守舊。人欲橫流，性盡入於惡境。社會所表現者，徒見其「祇顧今日，不顧明日」，「祇顧一己，不顧他人」之象，集此類性惡之人而成民族，則此民族之明日，又安能見其光明？國難深矣！舍克己復禮爲仁外，尙有何法以自救？克己者，使欲不大於情也；復禮者，使明禮義廉恥之真義也；爲仁者，使情必大於欲也；國難之挽救，民族性之恢復，其在斯乎！其在斯乎！

（完）



19
762965
3

(3)